



▲ 鹅城（版画） 黄永玉
▶ 翠翠和爷爷（版画） 黄永玉



“入木八十年”

黄永玉首个版画展举行

本报记者 赖睿

“木刻是个累活，累上瘾改不回来了，就这么刻了我半辈子。我从艺态度跟文学态度一样，依靠的是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艺术家黄永玉这样形容自己的木刻创作。

日前，由北京画院主办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这是96岁的黄永玉首个版画展。展览以“入木”为题，精选其自上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版画作品近200件，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出艺术家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

木刻是其艺术的根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展览序言部分，展示了黄永玉为此展新近题写的手记《入木八十年》。

在这段手记中，黄永玉回忆了自己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背囊，用来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十几斤重的磨刀石。这些木刻用具陪伴他走过万水千山。他说：“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不敢懒惰，怕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生怕出现差池。”

黄永玉为本次展览手写了不止“心得手记”，这是



▲ 阿诗玛（版画） 黄永玉
▶ 春潮（版画） 黄永玉

展览的线索，也是艺术家80年版画创作生涯的感悟。

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一本书《怎样研究木刻》，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我还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义，只浅尝到它的快乐和兴奋。”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黄永玉，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受。1948年8月，野夫的这本《怎样研究木刻》修订后再次出版，新版《木刻手册》封面选用了黄永玉1946年创作的作品《讲故事》，体现出一个木刻前辈对青年木刻家的肯定。

怀着对家乡凤凰的深爱，黄永玉写下了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并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例如，本次展出的《翠翠和爷爷》《花环》两幅木刻作品，便是黄永玉为其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所作的。这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使其往后创作中刻下的每一刀、每一划皆迸发着鲜活而绵延的力量。

提及黄永玉的艺术，大多数人熟悉的是他的中国画。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认为，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是他视觉体系中的压舱石。“大家熟知黄老性格里的浪漫、活泼，但当我们真正深入研究他的艺术创作时，才知道他在版画创作中有非常理性的思维。”

如同“贴着肉的骸骨”

1936年，黄永玉离开家乡凤凰，辗转多地。福建、上海、台湾、香港……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

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大量森林题材的版画木刻，如《初进森林》《新的声音》《森林小学》；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章套色版画肖像。

最为人知的黄永玉版画作品，当属《阿诗玛》。本次展览在二层展厅中心设立了“阿诗玛”专区，展出一组《阿诗玛》经典人物形象插图。1956年，黄永玉为

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套色木刻插图。为此，黄永玉来到云南路南（现为石林县），在路南县的额勾依村一住就是两个月，切身体验了彝族撒尼人的人文风情，并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了这组后来享誉画坛的作品。其中开篇《阿诗玛像》采用侧面肖像的方式，头饰图案丰富多姿，展现了主人公端庄秀美的形象。

黄永玉擅长各种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黄永玉刻刀下的小动物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这些天真诙谐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也可以一见。

上世纪60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以《春潮》最具代表性。观看这张作品，视线首先被跳出海面的鲨鱼吸引，鲨鱼身后的海浪和漩涡塑造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让人仿佛身临大海之上观看捕鲨的过程，巨浪就在身旁汹涌。在这些涌动的线条中，一条细细的线最终将观者的视线从鲨鱼牵引至渔船上的人——他们才是画面真正的焦点。这一具有极强戏剧性的处理方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的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不仅完善和深刻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晚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手中的刻刀却促使他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原北京画院院长、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王明明认为，黄永玉的版画大多以线条为主，他对于黑白的运用灵活自如，刀法变换、线面俱下、游刃入木、神而明之。其构思立意新颖绚丽，有感而发且想落天外，画面充满童趣与幽默，形成了清新明朗的意趣和情调。

本次展览设立了“原版对照”专区，为观众呈现一批跨越几十年的木刻原版。在黄永玉看来，这些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走过千山万水，保存至今，十分珍贵。吴洪亮表示，北京画院首次推出黄永玉版画展并出版画集，非常难得；多块木刻原版与作品对照展出，更是难得中的难得。



艺线传真

本报电（记者赖睿）由浙江美术馆、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向史而新——浙江百年水彩画作品展”日前在浙江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创作于1905年至2020年间的水彩画作品140余件，其中包括李叔同、林风眠、吴大羽、倪貽德、吴冠中、潘思同等众多美术先驱创作的水彩画作品，涵盖了风景、静物、人物等诸多题材。

展览以中国水彩画所表现的民族性、时代性、观念性三个学术概念为起点，回望中国水彩画的发生和发展，思考中国水彩画与浙江的紧密联系，并希望以此展览对中国水彩画的未来发展有所启迪。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民族先声：从西学东渐到浙江风貌”，展示了一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水彩画从效习西方到中西融合，再至本土特质内化的民族化沿革之路；第二单元“时代转化：从写实写生到托物寓感”，探讨写实和写生之于水彩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第三单元“观念生长：从个性回落到观念现场”，把更加强调主观色彩、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作品和带有多元观念的作品展示给大家。

水彩画作为舶来品，从1715年传教士郎世宁来华教授西画算起，传入中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世纪初叶至今，现代“中国水彩”业已行过百年长路。作为一个外来画种，它在中国大地上落地扎根、蔚然成林，其本土化历程不仅见证了现代中国百年美术风云，也昭示着本体精进当以自我革新为首要的内在规律。



瓶花与水果（水彩）张毓怡

“繁花似锦”特展举办

本报电（闻艺）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繁花似锦——中国国家画院创新新楼启用特展”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创新新楼——明德楼举行。本次特展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院内和外聘艺术家与研究员美术作品近300幅（部），包含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理论著作等。这些创作成果，彰显出新时代艺术家、理论家活跃的创作观念、饱满的艺术热情、突出的创作水平和深厚的理论造诣，体现出中国国家画院作为国家级艺术创作平台和理论研究机构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导向性。

“繁花似锦”特展的举办，不仅标志着历时数年的“中国国家画院扩建工程”项目顺利竣工，中国国家画院创新新楼——明德楼正式投入使用，也预示着作为国家级美术创新高地的中国国家画院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画探索研究展开幕

本报电（张婷婷）由《中国美术报》社主办的“高峰之路——当代中国画探索研究展”日前开幕。展览分为山水篇、人物篇、花鸟篇三个专题展。此次开展的山水篇，展出了崔振宽、李宝林、姜宝林、赵振川、龙瑞、许钦松、张伟平、张志民、喻国伟、何加林、卢禹舜、马刚、旷小津、方向等14名艺术家的56件作品。

参展艺术家年龄跨度从“30后”到“70后”，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画坛前辈，也有堪称中流砥柱的画坛中坚。他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各自领域不断探索研究，以宽广的视野观照古今与中外、历史与现实，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画坛的生机与希望。